

第八回 何彩鸞含冤依老衲 秦白鳳逐利作行商

紅繩遍縮惡姻緣，天外飛來不白冤。
稽首慈雲且韜晦，剖明心跡待他年。
犁雲鋤雨事田疇，終歲勤勞不少休。
聞說商人多暇豫，且從抱布覓蠅頭。

原來當日秦繩之和寇四爺兩個，訪到杭州，下了客店，便天天在外頭尋訪。你想偌大一個省會地方，要訪兩個人，從何訪起？雖說寇四爺圓光時，彷彿見他們在西湖邊上，但是湖邊居民也不少，勢難挨家去問。無非是在茶坊酒肆，各處去打聽，隨時隨地，留心體察罷了。如此訪了有一個多月，仍是絕無影響。繩之有點不耐煩，並且有點疑心寇四爺的圓光靠不住了。

這一天，又跟著四爺在茶館閒坐，正打主意要和四爺商量，先行回去。忽然看見一個人匆匆走進來，向隔座一個老者拱手招呼道：「有勞久候了。」老者道：「為何此刻才來？我等得不耐煩，正打算要走呢！」那人道：「不然早來了，半路上遇了一個變把戲的，看了他半天，所以耽擱到此刻。」老者道：「甚麼把戲？也值得一看？」那人道：「奇怪！這把戲從來沒有見過的。江湖上變把戲的人盡多，都不過是變兩碗水，或者變點食物出來，無非是遮遮掩掩的手法。今天是一個很標緻的女子，平白地在一個空場上變了一所千門萬戶的房子來，並且可以任人進去看的。我有點不信，也進去去看一遍，那內中的陳設，也是說他不盡。這還不足為奇。他還放了一個美人風箏，及至收下來時，卻變了七八個絕色女子，能歌能舞，你道奇不奇？」老者道：「果然有這樣好戲法，我也要去看看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此刻他收了場了，聽說他明天還要來呢！」四爺聽了，便起身向那人拱手招呼道：「請教，這變戲法的在那裡搬演？」那人連忙起身招呼，用手向西一指道：「就在那邊大王廟前的空場上。」四爺道：「這女子不知是那裡人？有幾個伙伴？」那人道：「只有一個年輕男子同伴，大約是夫妻。兩個說話也和老凡一般，有點江北口音。」四爺道：「多承指點。我們明日也去看看。」說罷拱拱手，再吃了兩口茶，便惠了茶錢，和繩之回到客店。

繩之問道：「方才那個人說的，不知可有點像？」四爺道：「我猜的倒有九分是了。明天我和相公一同去看看，不是的便罷，如果是的，你捉你的令姪，我捉我那賤人，捉了就走。」繩之笑道：「走到那去呢？」四爺道：「相公是有行李的，自然先回這裡，收拾行李。我是沒有行李的，捉住了那賤人，犯不著在這裡多丟醜，馬上就僱船走了。到了那時，我和你總是各人走各人的路。」繩之聽了，只當他是氣頭上的話，並沒做理會。

到了次日，吃過飯，四爺約了繩之一同出去，一路問訊到大王廟前，遠遠的早望見人山人海般，圍了一個大圈。四爺捋臂當先，分開眾人，繩之緊隨在後。終是四爺力大，先擠到了裡頭去，繩之還被擠在眾人當中。四爺見了阿男，早氣得「三屍亂暴，七竅生煙」，飛步上前，揪住頭髮，打了兩下，拖了就走。繩之在人叢中看得分明，極力掙扎，擠得進去時，已看見白鳳向那邊人叢中擠了進去，一時人聲喧嚷起來。繩之大叫：「二官！二官！」白鳳此時已是魂不附體，又被眾人擠得腳不著地，加以人聲嘈雜，任是放炮般聲音，他也聽不見；任得繩之喊破了喉嚨，也是無濟於事。亂了一會，那些人都紛紛散了。這空場四面，都是大路，正不知他走到那條路去，只得彷彿著他擠去的那邊尋去。走過一箭之地，便見路口紛歧，更是無從尋起。呆了一會，仍只得信步行去，東張西望，那裡有個影於？尋來尋去，不覺到了黃昏時候，只得覓路回店。

及至回到店中，不見了四爺，方才想起他昨天「一人捉住一個，各人走各人的路」這句話。此時獨自一個，越發沒個商量。這一夜心焦如焚，翻來覆去，如何睡得著？到了次日，又到外面去胡亂尋了一天，仍是毫無蹤影。沒奈何，寫了百多張尋人招帖，花了錢，僱人到外面各處去張貼。誰知他那位令姪，自從在那廟裡寫經之後，便寸步不出廟門，寫好了，是和尚代他送去交卷，又代他拿了筆資來；他在人前又不吐真姓名，莫說繩之征貼了百把張招帖，就是貼個千把張、萬把張，他也無從知道。

過了兩個多月，繩之思量：莫非他已經走離了杭州，回鎮江去了？不如且回鎮江走一遭，順便沿途打探他的消息。定了主意，便打點從陸路上動身。沿途仔細訪問，一路問到鎮江，如何問得出來？仍舊走到仁大布店裡。彩章、彩華兄弟接著，問長問短，繩之把前事一一說知。過了一會，何仁舫得了信，也出來探問。繩之此時不再隱瞞；便把白鳳如何被阿男勾引的事，先略略說了一遍，然後說知阿男從山東趕來，把白鳳挾走，到了杭州，及與此次尋訪，當面又被他走失的話，說了一遍。仁舫十分擔心，卻又愛莫能助。大家商量了一番，只得於極無聊之中，仍是寫了招帖，到處張貼。

過得幾天，繩之別了仁舫，回家去走一遭。他娘子接著，問了在杭州一切備細，得知繩之被白鳳當面走脫，不覺出力埋怨。繩之在家，住不到幾時，又要到鎮江去。與仁舫再三商量，除了再往杭州尋訪之外，別無他法。繩之只得仍舊僱了船到杭州去，終日在各茶坊酒肆、庵堂寺院去明查暗訪，終是杳無消息。看看尋至年下，只得先行回家料理過年。可憐他限子自從這幾個月以來，燒香許願，求神問卜，無所不至。大約婦女們遇了這等事，徒然心焦，卻不能出外來幫忙，總不免鬧出這等事情，何況他是舊社會的人，自然更是在所不免的了。閒話少提。

且說繩之在家過了年，照例在熱鬧聲中過了一個正月，繩之娘於便催著丈夫，出外去設法找尋白鳳。繩之情知尋找不著，無奈娘於催逼不過，只得打點行李，仍舊到鎮江來，和何仁航商量辦法。仁舫道：「前回來圓光的那位寇先生，甚是靈驗，能得他來再圓一次光便好。」繩之道：「不要說起。在家裡我也見過他來，他自從找了他女兒回去之後，便鬧得家人大不和睦。後來他那位夫人，不知把那位小姐帶到那裡去了，八里鋪竟沒有人知道。這回我回家去，也曾拜訪那姓寇的，只望他和我再圓一次光，說起這話時，他卻也十分抱歉，怪在杭州時過於鹵莽，以致擠失了舍姪。提到圓光一節時，他只說這是可一不可再的事。再和他說說時，他便有點傻頭傻腦的，驢頭不對馬嘴起來。大約這個人，被他女兒氣出點心病來了。」

仁舫道：「這等說又難了。我們毫無主見的，又到那裡去尋呢？」彩章道：「依我的愚見，他無非還在杭州。我們相處有日，知道他的脾氣。他是個有志氣、有廉恥的男子，被那無恥女子把他挾走了，他自以為無面目見人，所以不敢回來。既然不敢回來，他斷不會離了杭州再往他處的道理。不過說不定他在那邊就了甚麼事業，耽擱在何處罷了。」仁舫道：「你料他在杭州也罷了，何以又見得他有事業可就呢？」彩章道：「從前是說他有個女子勾絆住，此刻可沒有了。他如果沒有事業可就，何以能拖到現在？」

路討飯，也要回來了。」仁舫道：「你既然料定是這樣，明日何不陪秦伯伯去走一趟呢？」彩章道：「這幾天有兩個布客在這裡辦一票交易，等這件事辦完了，我就陪秦伯伯走一遭。」大家商量定了，繩之就住在仁大等候。

誰知這一票交易辦妥了之後，接二連三的事情來個不了，足足忙過了一個二月。到了三月裡面，湖南、江西的夏布客又到了。彩章算是店裡一個總管事，如何走得開？等到招呼過了夏布交易，已是四月下旬了，又要張羅向各處收討節賬。直等到過了端陽，方才有暇。便和繩之兩個，從旱路上到杭州去。沿路逢村過市，入店打尖，彩章都一一留心體察。

這一天，到了杭州地方，離城還有二十里路，忽然天上起了一片黑雲，這時正是夏至前後，風雨最是無定的，看看那片黑雲，愈布愈濃。繩之四下一望，並無人家，彩章遙指道：「那邊一簇樹林裡，有一所大房子，大約是人家花園別業，或是廟宇祠堂之類。喜得旁邊一條小路，似乎可通過去。我們且趕到那邊去，躲過一陣雨再說。」繩之抬頭一看，果然不錯，便點頭答應。斜刺裡順著小路而行，走過了半里多路，已有兩點打下來。二人急急前行，那兩點愈下愈大。及至趕到房子跟前時，抬頭一看，像是一座廟宇，卻走的是廟宇的後身。只得冒著雨繞到他的前門，只見山門上榜著「報恩寺」三個大字。二人急忙走進山門，方才立定了腳，拂拭身上雨水，再抬頭向外望時，原來寺前也是一條往來大路。

兩個立了一會，那雨仍不住點，看看天色就要晚下來了。繩之和彩章商量：「不如就在這裡借宿一宵，明日再進城罷。好在我們為尋人而來，這裡也應該要尋訪尋訪的。」商量定了，兩個便到客堂裡去。知客和尚連忙過來招呼。繩之道了來意，知客道：「敝刹盡有閒房，檀越不嫌簡慢，還望多隨喜幾天。」繩之等也隨和著，同他敷衍了幾句應酬話。知客又讓到方丈裡去坐。開上素齋，吃過夜飯，點上燈燭，和尚們自有晚上功課，各自去了。

繩之、彩章閒步中庭，此時已是雨散雲收，現出一天星斗。但聽得四壁廂蟲聲、蛙聲，與那木魚聲、磬聲相應。忽然又聽得一陣讀書聲，入耳聲音很熟。繩之步出了方丈，順著那讀書聲尋去。走進了一個院落，只見一所客房，內中透出一點燈光，那書聲正從那裡面出來。繩之走近一步，尋著一條窗縫，向裡一張，不覺心中十分疑訝，連忙潛步回身，對彩章道：「我近來想二官想得昏了，這兩天天晚上夢見他。此刻我到那邊院裡，看見一個讀書的人，就居然和二官一般。你道奇不奇？」彩章道：「伯伯可曾同他答話？」繩之道：「我是在窗外偷張的，如何同他答話？」彩章道：「他讀書的聲音如何？」繩之道：「也和我們二官一樣的。」彩章道：「那個怕不就是他？我們同去看來。」於是跟著繩之，一同到那邊去看。彩章只一張，便去叩門。裡面問：「是誰？」彩章不答應。再叩了兩下，裡面開出門來，彩章一腳跨了進去，一把握了那人的手，道：「老弟，你好沒來由，躲在此處！」那人吃了一大驚，定睛看了一會，方才說道：「原來是大哥！」說話時，繩之已隨後踱了進來。那人看見繩之，便撇了彩章，逕奔繩之跟前，雙膝跪下，抱住繩之的腿，放聲大哭。

原來此人正是秦白鳳。這報恩寺就是秦白鳳初時投奔所在。後來得了寫經一事，他便借住寺中。寺裡和尚見他筆墨乾淨，遇了有功德的時候，所有榜文疏牒等，都請教他去寫。因此白鳳也就安心在此韜晦幾時。心中雖然思念阿男，卻也未嘗不思念他的叔父、孀娘，只是覺得沒有面目回去。思量起來，都是阿男錯了一著主意之過。今日弄到這步地位，便覺得萬念皆灰，思量就在這裡削髮出家，只是怎生對得住何家小姐？他一向的心思，都是這樣左右為難。這天晚上，因為寫經的紙完了，閒著沒事，隨意取過一本書來看看，便讀將起來。誰知驚動了繩之、彩章兩個。此時他見了繩之，不覺愧悔交並，雙膝跪下，正想磕頭下去，那眼淚不知怎的，流個不住，不覺哭出聲來，便索性抱了繩之大腿，放聲大哭。

繩之倒嚇了一呆，道：「甚麼事？甚麼事？」彩章道：「這是白鳳兄弟啊。」繩之才一把攙住了道：「我兒，你一向在那裡？想煞我也！」一面說，也哭將起來。彩章連忙上前勸住，一面攙起了白鳳，拉過凳子，相將坐下。白鳳便訴了別後一切情形，深自愧悔。彩章聽了，才知道寇阿男有飛簷走壁的本領。彩章未免暗擔心事，他想：此時阿男雖被他老子捉了回去，然而他有了這一份本領，斷不甘久作籠中之鳥，井底之龍。如果他和白鳳戀姦情熱，無論何時何地，他都可以暗中把他劫去，那時又向何處去尋他？萬一我妹子過了門之後，再遇了這件事情，便如何是好？彩章一面想心思，繩之也一面訴說自己思念之苦。中年人易生哀感，談談說說，不覺又落下淚來。白鳳也不勝淒惶。此時外面各和尚功課已畢，因為方才聽得他們哭聲，此時便來窺探；得知他們骨肉重逢，一個個都念起佛天菩薩來。大凡說書的，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他三個人聚在一處，談了一夜。

到了次日，便僱了一艘船，謝別了和尚，向鎮江而去。到得鎮江時，彩章首先上岸，飛報仁舫得知。大家見面，自有一番悲喜，都不必細說。

單說繩之帶著白鳳，見過仁舫之後，便急於渡江。仁舫不便強留，只得送他叔姪去了。他叔姪兩個回到家中，繩之娘子那一番悲喜交集，哭啼並作，也難以言語形容。忙得他先上家堂香火，一會兒叫人到都天廟去酬神，一會兒又叫人到土地堂去還願；一面忙著叫人打掃房子，問白鳳歡喜住那一間，一面攙了手問長問短，問些別後情形。白鳳不免又要訴說一切，說到寇阿男會飛簷走壁，變化幻術，惹得旁聽的女伴們都嘖嘖稱奇。繩之娘子道：「幸得自從他老子尋了他回來後，便不知把他送到那裡去了，倘使近在咫尺，還有點不方便呢！」娘兒們久別重逢，自有一番暢敘。

消停幾天，繩之娘子便催著繩之，請了原媒，去何家商量，擇日迎娶。何仁舫因為女兒大了，也是願為之有家的時候了，便應許了媒人，聽憑秦家擇日迎娶。繩之便請了星命先生，定了八月中旬，納徵迎娶。先用著大紅帖子，寫好了，請媒人送過江去。因為就親起來，彼此都不便，便索性過江迎娶。所以迎娶那天，恰被阿男看見，無端的又勾起了他的寡相思，老大害了半天，方才休歇。

且說秦家這天，喜氣盈門，祥光滿座。自從天色黎明，便打發花轎過江去，賀喜的親友們，才陸續到來，繩之叔姪兩個，應酬不迭。午間置酒相待賀客。直到西牌時分，花轎方才回來。一時大吹大擂，儂相贊禮，請出新人，行過合巹禮，送入洞房。挑去紅巾，白鳳偷眼時，新人卻生得十分豐富，臉龐兒是端在，眼波兒是明媚，不比寇阿男專以苗條妖冶見長，不覺心中大喜。匆匆的仍到外頭應酬賀客。等待過晚膳，各人散去，已有二更時分。家中大小人等，各去安歇。白鳳、彩鸞從此便成了天生匹偶。三朝、回門、會親等，一切俗套，也不必去細表他。

單說他夫妻兩個，自從成親以後，真是如魚得水。白鳳本來生得乾淨，自然易得新人歡心。何彩鸞的相貌，卻是豔如桃李、潔似冰霜，更兼性格溫柔，語言和順，新郎對之，自是快心。每每對著新人，思念舊人，得意時，便拿兩個的相貌互相比擬，心中暗自品評。何彩鸞也深曉得他的心事，因為這是他已往之事，便全不放在心上，倒反覺得好笑，這也是何彩鸞豁達大度之處，表過不提。

且說彩鸞進門以來，上下人等，莫不和睦。繩之娘子更是看得他和掌上明珠一般，問寒問暖，便是親娘也沒有這般體貼。彩鸞心中自是十分感激。成親一月以後，彩鸞便覺得有點腰慵力弱，起初還恐怕人家說話，勉強撐持。再過得幾天，便索性茶飯已懶得吃

唇，並且聞著飯香，便打噁心。心中暗暗納罕，以為未曾出嫁時，向來沒有這個怪病。慢慢的只想吃酸東西。繩之娘子得知，問了備細，知是喜信，更是百般調護。家中大小人等，得知這個消息，沒有一個不歡喜的。只有何彩鸞，倒反覺著有點難為情，見了人總覺沒意思，便終日躲在房裡，不輕易出來見人。繩之娘於便一日幾次叫人送茶、送水、送點心，招呼得格外週到。彩鸞也十分感激。至於他年少夫妻，私房裡自有一番取笑，這也不必表他。

且說彩鸞自有了喜信之後，繩之娘子早就打發人過江去通知何家。仁舫父於自然也是歡喜。恐怕他舟車上下不便，便叫人止住了他，叫他暫時不可歸寧。彩鸞見兩邊上人相待得一般的輕憐淺惜，心中十分安慰。繩之娘子更是性急，這邊才得四個月光景，他便把臨盆各物，與及小孩子衣服，一切預備妥當。繩之笑道：「太忙了。那裡見過新娘子進門才四個月，便預備這些東西的。」繩之娘子也笑道：「我這個叫做有備無患呢。並且這東西我生平不曾經歷過，就是生二官那一回見過，卻都是大姆姆自己做事，我也不曾留心。就是曾經留心一二，到了此刻，也都忘記完了，還不如早點預備起來的好。」老夫妻們說說談談，也自覺得快活。此時秦家門裡，真覺得祥雲鬢鬢，瑞氣紛紛。是秦家的人，無論丫鬟、僕婦、女伴、佃工，走出來都是滿面喜色。便是合八里輔的人，也都說是天道有知，善人有後。紛紛擾擾，又過了新年。何仁舫早已差人來和彩鸞說知，不許歸寧拜年。彩鸞奉了命令，只索在閨中安息。鄰家幾個女伴，早晚過來，甚麼狀元籌、升官圖，就把一個正月過了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又到了百花生日了。原來揚州因為是各鹽商麇集之所，那班鹽商，明明是鹹醃貨色，卻偏要附庸風雅，在揚州蓋造了不少的花園，因此種花之風，遍及揚州。就是附郭各村莊，都得了府城風氣、無論何等人家，只要有半弓隙地，他便種起花來。每年二月十二，相傳是百花生日，家家人家，都剪些紅綢紅布之類，掛在各種花樹上面，算是賀花生日，也算是四時八節中的一種景致的。

這一天，繩之娘子正忙著分派紅綢，到各處去張掛，又交代廚房裡下面：「今日花神菩薩壽面，大家吃一碗，都要像花般興旺。」正在這裡忙著，忽然白鳳慌慌張張跑來說道：「嬌娘，你請到那邊去，看他是做甚麼。」繩之娘子吃了一驚，道：「甚麼？有了甚麼事了？」白鳳道：「我也不懂。」繩之娘子道：「到底是甚麼事？甚麼懂不懂？」白鳳道：「他在那裡嚷肚子痛呢！」繩之娘子笑道：「呸！這也值得那麼大驚小怪？」嘴裡雖是這樣說，心裡到底也著了忙，連忙丟下了剪刀紅綢，三步兩步走到那邊去看。只見彩鸞眼淚汪汪的蜷伏在牀上，雙手捧著肚子，在那裡哼。見了繩之娘子，便哭道：「嬌娘，救找啊！」繩之娘子走近一步，坐在他身邊問道：「好端端的怎樣了？可曾閃了腰？」彩鸞含淚搖頭。繩之娘子忙叫人去請醫生來，診了脈，說是閃動了胎元，開了個安胎定痛方子，吃了下去，好了一會，依舊發作起來。繩之娘子便專人騎了快馬，到瓜州鎮去請好醫生。一時之間，合家上下，都驚忙了。那瓜州醫生，直等到日色銜山，方才得到。診了脈，問了備細，也說是動了胎元，定了個方子，撮了藥來吃下去，那醫生去了。這邊更是一陣痛似一陣。恰好這天繩之沒有在家，把個繩之娘於急得要死。白鳳到底是個年輕小孩子，諸事都不懂得，到外面尋了兩次繩之，卻只尋他不著。

原來繩之這天，被一班朋友約了到三里外一座胡家花園裡去吃酒，慶賞百花生日去了。這一天足足吃到定更以後，方才回家。卻看見家中裡外，燈燭通明，不知是何緣故。連忙回到自己房裡，又看見自己娘子在那裡料理小孩子衣服，便問是甚麼事？娘子見了道：「官人回來得好，今天忙得我夠了。」繩之道：「到底是甚麼事？」娘子道：「二官娘子今天忽地裡叫肚於痛，鬧了一大，直到此刻。可煞作怪，此刻居然有點像要臨盆了。」繩之道：「胡說，那有這麼早臨盆的道理？」娘子道：「可不是，我也不相信。此刻收生的也來了，據說胞漿已經破了，我才忙著過來拿衣服。苦草、紅糖，一切都還沒有預備呢！」

正說話時，只見一個女伴慌慌張張走了進來道：「怪不怪，怪不怪，竟是一位少爺呢！」繩之聽了，猶如兜頭澆了一盆冷水一般。繩之娘子便道：「你休問怪不怪，快拿了衣服去，趕緊問苦草、紅糖來了沒有？趕快煎了，吃些下去。我就來。」那女伴拿著一包小衣服去了。繩之蹣跚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！算足了不過六個月，這是那裡來的？」說話間，白鳳也無精打采的走了來。繩之抬頭望了一眼，白鳳連忙低了頭。繩之娘子道：「此刻且休多說，調理著大人、小孩子要緊，將來就是有甚麼對與不對，我們總不要難為人家的人。」說著起身去了。繩之問白鳳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，你總該知道？」白鳳臉上一紅道：「姪兒那裡知道？」繩之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！」白鳳道：「真正不知那裡說起。」繩之蹣跚道：「他進門時，可是個處女？你不是死人！」白鳳把臉漲紅了半天，道：「可不是個處女麼？」繩之又蹣跚道：「那麼今天這東西是那裡來的？真正坑死人了！」